

迎春花

本书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胶东人民的斗争生活

冯德英





迎春花

冯德英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书 名：迎 春 花

著 者：冯 德 英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孝屋胡同甲3号)
(邮政编码100034·电报挂号6550)

印刷者：北京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：河北三河黄土庄中学装订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：18.5

插 页：1

字 数：412,000

版 次：1990年4月第4版

印 次：1991年5月北京第5次印刷

印 数：421,501—432,500

书 号：ISBN 7-5033-0117-1/I·100

定 价：6.30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

馮化英

作家小传

冯德英，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冯家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当过儿童团长、少先队长，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，读完小学五年级。一九四九年一月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；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部队先后任报务员、电台台长、无线电雷达指挥排长等职务。

冯德英是在革命战争环境里长大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。一九五二年在部队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时，他读完了初中的基本课程，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。五三年开始业余练习写作，五五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。五八年起先后在总政宣传部、空军政治部从事专业文艺创作。

他的作品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特写、评论、话剧、电影文学剧本之外，主要有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（一九五八年出版）、《迎春花》（一九五九年出版）、《山菊花》（上下卷）（一九七八年、一九八二年出版）。

一九八〇年他转业回山东省工作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省分会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主 要 人 物 表

曹振德——山河村党支部书记，村指导员。

春 梅——曹振德的二女儿，区委书记。

春 玲——曹振德的三女儿，村青妇队长。

明 轩——曹振德的二儿子。

明 生——曹振德的小儿子。

曹冷元——老雇农，曹振德的族兄。

桂 花——曹冷元的二儿媳。

江水山——残废军人，村党支部的武装委员，民兵队长。

江水山的母亲。

江仲亭——复员军人，江水山的堂兄。

江 合——村长。

老东山——老中农。

江儒春——老东山的二儿子，春玲的未婚夫。

江淑娴——春玲的女友，老东山的侄女。

江任保——二流子。

任保媳妇——落后农妇。

玉 珊——女民兵，青妇队员。

新 子——男民兵。

狗剩媳妇——落后军属。

孙承祖—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。

王锡子——孙承祖的妻子，老东山的外甥女。

汪化堂——反动地主，孙承祖的舅父。

蒋殿人——反动地主。

冯寡妇——巫婆。

蒋子金——反动地主。

蒋经世——蒋子金的儿子。

王井魁——王锡子的哥哥，反革命分子。

井魁母亲——老东山的胞妹。

孙俊英——江仲亭的妻子，村妇救会长，党支部书记，后蜕化叛变。

孙若西——小学教员，老东山的内侄。

第 一 章

阴历二月间^①，原野开始脱去枯黄的外套，各种植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极力地钻出解冻了的地面，吐出绿色的嫩芽。对春意反应最敏锐的，是沿河两岸堤坝上的杨柳。那一溜溜随风摆荡的枝条，露着淡绿，变得柔韧了。在这三面环海的胶东半岛的初春，虽然仍受着海风带来的寒冷的侵袭，夜间还有冷露往下洒，但是，已经获得了新生的植物并不怕它们了，反而把海风当做动力，把寒露当做乳汁般的养分，加快了新生的速度。于是，春野里到处都散发着被那雪水沤烂了的枯草败叶的霉味，融混着麦苗、树木、野草发出来的清香。

一九四七年清明节的前夜，从黄垒河北岸走来一个人。他走得很急，脚步却放得极轻，并时时前后左右地顾盼着。此人来到河边，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，轻轻地划着深及膝盖的河水，到了南岸。

这个人，走上堤坝，离开大路，闪进了树林。他倚着一株树干，疲惫地喘息着，从腰带上抽出发着汗臭味的毛巾，费力地揩拭脸上、脖子上的热汗。接着，他瞪大两眼，向南巡

^① 这里指的是一九四七年阴历的闰二月。

望。

发源于昆崙山西麓的黄河，往南流进乳山县境之后，拐了一个大弯，直向东奔去，在浪暖口入海。河的两旁是平川地，虽说最宽的平原也不过几里路，就被绵延起伏的重山叠峦截住，可是在这山区里却已是很难得的粮米之乡了。也许就是这个缘故，这里的村庄特别密集且又较大，宛如两串珠子似的，沿着南北河畔密密麻麻地排下去。

此时，河南畔一片昏暗。座座起伏不平的山峰，在繁星满天的夜空中，隐约可见。山根前，一连串的村庄完全笼罩在灰蒙蒙的沉雾里，只能辨认出一片片模糊的轮廓。三星歪到南山顶西面，子夜已过了，各处一片沉寂，万籁无声。

夜行人见了这般景象，轻松地舒了口气。他抽出插在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检查一下保险机，然后下了河堤，顺着麦田间的小路，向正南的村庄走去。他来到村后一片菜园边上，突然，村南头响起一阵狗吠声。他急忙蹲下，身子靠紧篱笆障。狗吠声消失后，他站起来打量着面前那幢高大的房屋；房后的石灰墙闪着阴森的白光。他小心地迈过用树枝夹起的篱笆障子，从还没种上什么的菜园里摸到房子后窗处。仔细一看，窗子用泥坯封得严严的，和原墙一样坚固。这显然是冬天防北风砌上去的，开春还没扒开。来人很是沮丧，心里涌上一句：“真他妈懒……”就离开菜园，谨慎地摸进胡同。他向两头张望了一会，靠上一个瓦门楼，用手去推门。倏地，象被蝎子蜇着一样，他猛然将手缩回，不由地后退一步，差点摔下台阶去。

停了片刻，他又上前去摸了一下刚才触到的那块挂在门框上的木牌子，心里好笑地说：“光荣牌，嘿嘿！军属光荣……”他推了推门，门木然未动。他又轻敲几下，仍不见里面

有反应。于是，他把嘴紧贴在门缝上，压低声音叫道：“镯子，镯子……”

猛然，院里的大叫驴“嗷——嗷——”地叫了起来。他急转回身，紧盯着黑洞洞的胡同口。接着，传出内屋门开动的声音，一阵碎步声过后，响起一串青年女人的带着浓厚睡意的话声：“你这老东西，就知道要食吃！人家正睡得香，你又来搅闹。哪，给你……”

“镯子，镯子！”来人急忙呼唤。

“谁呀，三更半夜来叫门？”女人没好气地答道。

“我，你舅。快开门！”

门很快开了。夜行人闪进来，回身又把门插上。

女人惊诧地盯着他，问：“舅！你怎么这黑夜来？”

“小点声，进屋再说。”

洋油灯亮了。王镯子惊疑不定地打量她丈夫的舅父。他四十多岁，长着横肉的脸上满布坚硬的胡茬茬，眼睛很大，里面网着象天生就有的几条血丝。他个子矮，身体胖，显得举止呆板、拙笨。王镯子见他穿的黑夹袄已被汗水湿透，一摘下米色礼帽，头发茬里直冒热气。她紧张不安地问道：“舅！你打哪来？你……”

“别急着问啦，”舅父插断外甥媳妇的话，把帽子摔到炕前桌子上，“让我缓口气吧！唉，累死我啦！”他爬上炕，仰身躺在外甥媳妇刚睡过的花被子上。

王镯子为他两次不回答自己的发问，心里有些不满；但是看着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又同情地轻叹一声，说：“舅舅，做饭你吃吧？”

“嗯，”他睁开眼睛，瞟了一眼外甥媳妇说，“好，我

真饿得够戗了！”但随即又道：“哎，别做啦，有烟冒出去！”

“那怕什么？”王锡子不解地问，发现他脸上紧张的神色后，又道：“不碍事。咱们的房子在村子最后头。这深夜，又有雾，有烟也看不真。”

“好，”舅父松了口气，“有酒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你炒点菜，我喝几盅。饭不要办啦，吃点干粮就行了……”

四两酒落肚，夜行人脸上泛起油光，他才感到有些轻松，这才觉得汗湿的衣服穿着难受。他解下捆在腰间的一个小包袱，把夹袄脱下递给外甥媳妇去晾。王锡子接过衣服，往炕前的柜门上搭，突然被衣襟上一块块在灯光下闪亮的东西吸住了。她低头一看，吃惊地叫道：“咦！血——”

她猛又停住，骇然地盯着他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惊恐地说：“啊！出事啦？”

“嗯，出事啦！”他轻快地答道，一仰脖子，又干了一盅。

“他们又斗咱们啦？”王锡子眼睛大睁着。

舅父望着外甥媳妇的恐慌神情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锡子，这回不是他们斗咱们，是咱们干他们啦！”

王锡子发懵了，不懂他的意思。她望着他那被酒烧紫了的毛茸茸的胸脯，说：“你醉了，别喝啦，吃饭吧。”

舅父放下酒盅，眼睛里充满了水份，血丝更加清晰了。他以粗鲁的动作，一把抓住外甥媳妇的手脖子，拉她坐到自己身边，哈哈笑着说：“孩子，别担心。舅没醉，没醉。哈哈，这下子

可叫我汪化堂报仇雪恨啦！”

“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王镔子焦急地问道。

“是这末回事，孩子！”汪化堂大口咽下一块炒鸡蛋，嚼着白面饅饅片，心满意足地说，“昨天夜里，我们汪家岛村几户被斗的地主，一起动手，杀了村里三个干部！”

“啊！杀了三个？”

“嗯，还不止。指导员那家叫他绝了根，大大小小七口，都见了阎王！”汪化堂快活至极，大嚼饭菜。

“噯呀，可不吓死人啦！”王镔子浑身一震，倚在墙上。

汪化堂瞅她一眼，说：“怕什么？听到这消息该喜欢才对。”

王镔子脸色转红，娇声分辩道：“我怕，怕见到死人；不是可惜那些共产党的干部，哼，叫他们都死绝了才好哩！”

“嘿嘿，这就对啦！舅知道镔子有能耐。”

“舅啊，你们没叫人家抓着？”王镔子担心地问道。

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，说：“哈！看你问得多傻，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？”

“那些人呢？都跑了吗？”

汪化堂摸着胡子、油嘴，不在意地说：“有两个叫民兵打死了，其余的五个坐小船打海上溜啦。”

“你怎么不跑？”

“我原先也打算从海上到青岛去的，无奈狗日的民兵撵得急，他们先驾船跑了。我在山洞里躲了一整天，又冷又饿，直等天黑全了才敢露头。唉，这四十多里路可把我累熊啦！”

王镔子又紧张起来，害怕地瞅着汪化堂说：“这可了不

得，他们知道咱是亲戚，来这儿找你可不糟啦！”

“没有事，别担心。”汪化堂宽慰她道，“民兵搜了一气山没见影子，以为我们都从海上跑了。要不，我也不敢到你家来。”

“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！”王锄子手扞心窝，松了口气，接着又问道：“舅，你们这会儿，怎么又想起干这个来啦？”

汪化堂抬起头，没马上回答，眯起水眼打量着外甥媳妇。王锄子穿着贴身的蓝花布褂儿，衣袖很短，露出半截又白又胖的胳膊肘，手脖上戴着副银锄子。她头发蓬松，嵌假宝石的银质发卡子滑在颈后的发梢上，一边一个耳环，在灯光下闪耀。她那细嫩的胖脸上，有对明亮的眼睛，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，睫毛也很少，显得光秃秃的。

“锄子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哎，我说你太孩子气啦，怎么问起这种傻话来！”汪化堂以长辈的动作摸了下胡茬茬，忿忿地说，“孩子，不是你舅不愿过好日子，去杀人惹祸的，是共产党逼咱们干的！就从我家第一代祖宗起吧，谁见过共产党生出这些害人的主张来？哪个当朝理政的欺压过富人来？自盘古开天辟地起，就是财主享福，穷人受苦，这是老天爷的旨意，天经地义！可是偏偏出了共产党，要黑白颠倒，把天下翻个过，叫穷小子兴旺！”

“唉！”汪化堂的一席话，说得王锄子共鸣地叹息起来，“可是人家现时没斗咱们，就安稳地过几天吧，省得惹火烧身。”

“什么！现时？现时是多会？”汪化堂激怒起来，网血丝的眼睛鼓胀着，象要打架；但觉察到对面是外甥媳妇，就吞了

口气，愤懑地说：“镬子，你真不明白吗？如今咱们这些人，在共产党的天底下，象是挂在墙上的一块猪肉，人家多会儿愿割就割，什么时候吃光什么时候罢休。天下是他们的啊！镬子，你想想，自从来了共产党、八路军，有咱们一天安稳日子吗？打日本时，实行什么减租减息，合理负担，鬼子刚投降，又来什么土地改革，什么复查……咱们从祖辈置下的田地山峦，都给刮光了！你说现时他们没斗咱，可是往后能有咱们的好事吗？孩子，共产党、穷棒子他们是火，咱们有钱人是水，水火放在一起，不是水干就是火灭，水火不能相容！”

王镬子静听汪化堂的训导，脸面收紧，钦佩地望着他，热烈地响应道：“对，舅！你说得对！”接着她又叹息道：“唉，盼星星望月亮，中央军多会儿能过来啊？听报纸上说的，解放军天天打胜仗，真急死人！”

“你不要听那些，”汪化堂胸有成竹地说，“共产党的报纸还不是为他自己吹唬？”

“我也是不全信他们的，可是共产党也真厉害！”王镬子悲愤地诉苦道，“他们搞得咱们家破人亡。俺哥被他们逼得三年多没下落，不知死活，俺妈昨儿还来哭过……她还学我大舅老东山说的，指导员曹振德的话信得着，俺哥真回来政府能宽大，不会是死罪。我妈动了心，想去找俺哥，可谁知他在哪地方？还有你承祖，参了军就一直没信息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汪化堂开心地笑起来，望着发愣的外甥媳妇说：“再不用为承祖担心，他早变成国军里的人啦！”

“啊！”王镬子大惊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嘿嘿嘿，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回家来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王镬子惊喜若狂。

“嘘——”汪化堂爬起身，叫她小声点。听了一会外面的动静，他接着说：“我兄弟在前些天家来过。嗨，他可了不得，当情报官，坐过飞机，跟美国人学过本事，显要着呢！上次他从青岛回来，领着三个护兵。俺们这次杀村干部，也多亏他给我好几支家伙。”汪化堂得意地拍着左轮手枪：“美国造！”

“嗟呀，真了不得！”王锄子叫道，“哪，承祖呢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”汪化堂舒适地向被子上一仰，望着天花板棚道，“承祖这孩子，真是我大妹子生的宝贝，比他舅我还强哩！去年他参军，我真有些气闷，他怎么父仇不报，倒去为虎作伥？嘿嘿，承祖又走上策啦！原来他当八路军不几个月，就投到国军那里去了……”

“那怎么我还当军属？”王锄子惊诧异常。

“是啊，我刚才在你门框上摸到‘军属光荣’牌还吓了一跳，以为走错门啦……嘿嘿，乖就乖在这里。承祖怕你在家受难为，找了个好时机溜的，叫八路军以为他被打死，不知下落……锄子，你嫁给俺外甥不吃亏吧？”

“嗯，高兴。”王锄子着急地询问，“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承祖多会儿回家？”

“承祖投到国军，上青岛找到我兄弟，当上特工人员啦！他二舅说，过些天，承祖要和其余一些人，分散派到解放区，串通咱们的人，对付共产党。”

“承祖一准回来？”

“错不了，我没跑脱，就躲在这里等他回来一块儿干吧！”

“啊，这就好啦！”王锄子的脸笑裂成纹，心里美了好一会，又忧虑起来，说：“人回来是好，可是在共产党手下，总

是不太平。舅，二舅说没说，中央军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说啦！按照蒋委员长原先的计划，顶多用半年工夫，把全中国的共产党连根拔掉；不想他们也有两下子，拼命顶了近乎一年，可现在全国的大码头都叫咱国军占啦！嗨，蒋委员长和美国人挺看重咱山东地方，要很快打到这里来，捣共产党的老窝，为咱们这些人出大气！”

王镬子喜形于色，紧接着问：“还有多少天？”

汪化堂得意忘形，句句有力：“快啦！我兄弟领着人马回来，就是察看海口的。到时有美国大鼻子的兵舰装着，几万国军一宿就登上咱乳山口。我兄弟说——不，学蒋委员长的金口玉言，顶多再有两个月，全山东就是咱们的天下啦！”

“啊呀，这末快啊！”王镬子兴奋得眉飞色舞，耳环晃动。

汪化堂又转换口气说：“不过共产党也不简单。咱们这地区是它的老根子，穷小子的心都跟它走。也是，各敬各的神，各烧各的香。他们跟共产党，咱们也不能白闲着，要跟他们干干！”他坐起来，留心地问道，“镬子，你们山河村被斗的那几家，有动静没有？”

王镬子想了想，说：“别家没听说犯了什么，就是蒋子金那爷儿俩不服帖。年前他们暗地到分他们地的人家去要粮，叫民兵押了几天；前些日子叫他儿子将经世去出民工，经世装病不去，又开会斗了一气。”

“那老村长呢？”汪化堂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你说蒋殿人那‘老对虾’吗？”王镬子以轻蔑的口吻说，“他更老实，叫干么就干么，最听干部的话啦！”

汪化堂沉思着，冷笑笑，说：“老实，听话？哼，我看

老村长不是松包，外表上装老实罢了。”

“你要找他吗？”王镬子又紧张起来。

“不急，等承租回来再说吧……”

“汪汪汪！”从村南头传来一阵狗吠。两人一惊。王镬子急忙溜下炕。

“谁家还养狗？”当狗声消失后，汪化堂问道。

“南头俺舅家。自从打鬼子时干部叫把狗打死^①后，再谁也没有养狗的，独独他家的狗不让打。一只挺大的灰狗，和俺舅老东山一样，真厉害……”

汪化堂打断她的罗嗦，问：“家里哪地方好藏人？”

王镬子向屋里端详一会，说：“没别处，有人来你躲进西间大粮食囤子里好啦，里面是空的，我上面用盖子遮好。”

汪化堂站起身，打个饱嗝，随手提起从腰上解下的包包，掂了掂，递给外甥媳妇，说：“藏好。”

王镬子接过包袱，用手摸着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啊！这末多元宝、金条！”

“轻点搓揉^②，里面还有地契——土改时花很大工夫才偷着誊下来的。等着吧，到时……”

“喔喔喔——”一声清脆的鸡啼，从东邻响起，打断了汪化堂的话语。

王镬子一口气吹熄了灯火……

① 抗日战争时期，为我游击队活动和反“扫荡”方便，人民政府曾号召人们把狗打死。

② 搓揉——与揉搓意同，当地用语。